

融入风景的经验

——读罗鹿鸣诗集《围绕青海湖》

肖学周

(湖南文理学院 文史学院, 湖南 常德 415000)

[摘要]《围绕青海湖》是一部融经验于风景的诗集。在重返故地这个特殊的时刻,旧地被风景化,诗人的经验也由此得到激发,并被安置在相应的风景里。这部诗稿在风景中呈现出来的经验尽管复杂,但克制与妥协毕竟是支配性的。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作者的中老年处境决定的,或者说反映了作者的中老年处境。

[关键词]罗鹿鸣;《围绕青海湖》;风景;经验;中老年处境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117X(2014)06-0017-02

Landscape Fused with Experience

——Reading Luo Luming's Poetry Anthology *Around the Qinghai Lake*

XIAO Xuezho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History, Hunan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 Changde, Hunan 415000 China)

Abstract: *Around the Qinghai Lake* is a poetry anthology fusing experience in landscape. In the special moment of returning to the old haunt, the poet's experience is aroused and placed in the corresponding landscape. Though the experience presented in the landscape is complicated, restraint and compromise is still dominant.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is is decided by the author's elderly situation, or that reflects the author's elderly situation.

Key words: Luo Luming; *Around the Qinghai Lake*; landscape; experience, elderly situation

《围绕青海湖》是一部融经验于风景的诗集,这样的作品我似乎第一次看到。融经验于风景,在这个旅游业盛行的时代却异常稀缺。看见风景也许并不难,尽管常常不免走马观花之嫌;旅游者收获的无非是片段的景物、轶闻和随之而来的疲惫。经验是无从谈起的,更不要说把它融入风景中了。和游人不同,当地人是有经验的,但他们未必留心身边的景物,所谓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说到底,不是随便哪个诗人都能做到融经验于风景的,它需要积累,也需要机缘,需要离开的沉淀,也需要重逢的激发。如今青海湖等来了罗鹿鸣,这个支边多年又重返旧地的湖南诗人。

旅游使风景稀少。这并非因为目光对景色的磨损,而是源于人力对自然的凯旋,以及心灵对事物的淡漠。事实上,一个与地方不曾建立情感联系的人根本不具备发现或进入风景的能力。作为一

个长期的支边者,罗鹿鸣用青春岁月的激情燃烧换取对青海地理风物的了然于心。完全可以说,他生命中的那些日子已经融化为青海大地,融化为青海湖的清澈水滴。就此而言,重返青海的罗鹿鸣不仅是与旧地的重逢,也是与旧我的重逢。于是,中年后期的人生经验自然融入旧地风景,就像从湖水蒸发后形成的雨水再次回到湖水之中。

如果把人生分成三大段,中年就是中间之年,它前头是青年,后头是老年。和中年相比,青年和老年总是显得很短,因此有必要把中年再分成三段:中青年,中中年,中老年。而写作此集的鹿鸣正处于中老年,由于距离老年已经不远,这次燃烧更急剧、更迫切,我猜鹿鸣是想把他的生命之光尽数释放出来。他本人把这一段称为“诗歌创作专注期(2013年至今)”。这是怎样一种专注啊,我查了一下,“众神篇”中的《山神》《水神》《石神》《太阳神》

收稿日期:2014-05-23

作者简介:肖学周(1971-),男,河南兰考人,湖南文理学院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诗歌美学研究。

《月亮神》《风神》《花神》《草神》《雷神》《王母娘娘》《文成公主》这11篇都是2013年11月17日写出的,从凌晨1时18分到上午8时,一场不分昼夜的燃烧。我想鹿鸣之所以这么玩命地写,和他的中老年时段不会没有关系。事实上,中老年时段已经成为他经验生成的基本背景,它以一种加速度的形式强力榨出作者的人生经验。

重返故地,通常是诗意萌生的时刻,其中包含着诗人对旧地与旧我的辨认,而这种辨认通常会促成经验的诞生。我注意到,鹿鸣这本诗稿中表达的经验几乎不再掩饰什么,敢于让自我处于袒露状态。就此而言,我倾向于认为诗的进步源于诗人对世事和人性的深入体察。随年龄而来的智慧总是容易令人信任。“露珠晶莹,脱离组织的时候/没有发表任何声明”(《蓝而忧郁的海子》),这样的句子让我动心,其中最妙的一个词是“组织”,它一语双关,分明显示了一个长期待在体制之内的人渴求自由的愿望,而且自由到不发表任何声明就脱离组织的程度,多么潇洒。可以说,这句诗传达的经验不仅体现了诗人的愿望,也体现了众多体制中人的共同愿望。

德里克·沃尔科特在其晚年诗集《白鹭》中写道,“已经多久未和女人在一起了”。^[1]这是很坦诚的句子。对于中老年人来说,爱的本能必然会丧失,尽管此事重大,但是对于每个中老年人来说,爱的本能何时丧失可能是个浑然不觉的问题。或许爱的本能丧失被某些更大的事情如死亡将至掩盖了,或者毋宁说爱的本能丧失意味着死之将至,这难免使老年人生活在每天都可能是末日的恐惧里。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我看来,老人言之善更多体现在清醒的智慧方面,可以说是人生宝贵经验的结晶。鹿鸣的诗当然不是老年之作,《太阳神》写的是中老年人爱的经验:“它懂得,嫉妒的雷电/一旦失去僵绳/不仅自己伤肝损肺/也会伤及所爱/甚至,祸及众生。”引文中的“它”指太阳神,也可置换为中老年男人。怕伤害自己、所爱与他人,因而主动克制自己,“将那滚烫的爱恋/藏于黑夜,或匿于云层”,这是典型的中老年人恋爱观。不可否认,中老年人心中常常燃烧着最后再爱一次的愿望,似乎这是对生命最好的告别仪式,但它也包藏着毁灭生命的力量。诗人从草木中看到了大胆的性爱:“山脚下,青稞们勾肩搭背/花与叶的私通谁能理会”(《牛粪火》),也从入湖的河流中看到了奔放不羁的爱情:“布哈河自然而然地宽衣解带/让爱情一泄而下/投入青海湖蓝色的怀抱”(《草原发情季节》)。但是,诗人还看到,入湖之后的布哈河变得“懒懒散散漫不经心”,于是,诗人感慨“或许是一旦达到目的,便熄灭了追求的热

情”(《冷却了的爱情》)。是否可以把这视为提前感知的厌倦?正是在这种心态的作用下,是再爱一次,还是继续做个好人,便成了一个问题。中老年人通常不忍毁坏自己坚持大半生之久的清誉,因而习惯于克制自己,继续做个好人。“做一个好人”,罗莎·卢森堡为人生制定的这个基本原则被许多中老年人自觉奉行着。^[2]皈依佛门的李叔同也以“做一个好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好人,尽管出于自我的要求,最终却取决于他人的评判。那个刚刚去世的是个好人吗?很多人生前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为了回答这虚拟的一问。由此可见,克己复礼,仍然支配着当代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正如诗人所写的:“既然无法选择命运/何须与命运作无谓的抗争/既然无法改变环境/那就只有改变自己。”(《裸鲤》)

在我看来,《盗捕鲤鱼者》也是一首书写中老年人经验的诗,其关键词是“妥协”。如果说克制是对待自己的方式,那么妥协就是对待他人与世事的方式。面对疏而不漏的尘世之网,鱼和人都想钻空子,“谁都想成为漏网之鱼”,但是诗人意识到时间会把一切一网打尽,个人的算计终究是无效的。因此,诗人把“妥协”视为“最好的斗争”,这自然也是中老年人的哲学。

“湖光山色/在磕头者的起伏里/忐忑不安”(《祭海》),这句诗给我的印象异常深刻,人置身于风景中究竟给风景带来了什么?在这种人对山水的群体膜拜里,山水的不安比膜拜者的期待更真诚,它们很清楚,它们并不能赐福于这些磕头者。就此而言,这是一句充满智慧的诗。诗人在群山的起伏与群人的起伏(即众人同时磕头的动作)之间发现了某种失衡的关联:山川美丽,却难以承受功利者的祈求之重。好在诗人没有戳穿什么,也不曾流露讽刺的语气,他只是以灵异的触角感知了山水的不安,这是诗人在超然的时刻写出的神来之笔。总之,我从鹿鸣笔下的风景里看到了许多不无普遍性的人生经验,它们对我构成了一种提醒,甚至是教育,这是我非常感谢的。

参考文献:

- [1] 德里克·沃尔科特. 白鹭[J]. 程一身,译. 诗刊,2013(1):60-63.
- [2] 罗莎·卢森堡. 狱中书简[M]. 傅惟慈,等,译. 广州:花城出版社,2007:147.

责任编辑:黄声波